

【菩提道上】

阿彌陀佛，我要對您說

釋自正

阿彌陀佛！晚香結束後，大家都出班了，我和十多位法師回到念佛堂，繼續用功。夜漸漸深了，法師們陸續離開，空曠的念佛堂裡只有我和您，隨著人影稀疏，我也動心了，經過一天的打坐念佛，我覺得好疲累！全身臭汗，想跪著誦經，腳已無力；要禮拜您，又拖不動這笨重的身子；打坐吧！也坐不住……反正我就是不想待在這裡了。

但繼而一想：剛才第八枝香熬不過腿痛，就一直想起來拜佛，現在全部時間交給自己了，又想休息，到底要怎樣，我才会滿意？況且，這段時間也是自己刻意趕快把日記完成，好空出來用功的，怎麼才轉瞬間就打退堂鼓了呢？難道我這麼沒有毅力嗎？平常的日子忙著寫作業、做執事，現



(繪圖：陸承宗)

在打佛七正是加功用行的時候，怎能再順任惰性，不好好把握？

佛七期間，我每日禮拜阿彌陀經，一字一拜，當我用心專注經文，慢慢拜時，身心覺得很舒暢，我就得意地告訴自己：拜佛要慢慢拜，休息時段除了寫日記、沐浴外，其他時間都要用功。結果發現沒有用計數來鞭策自己，很容易就懈怠、迷失了。阿彌

陀佛！您是如何在累生累劫的修行旅途中，堅持四十八個大願都不退失？爲什麼我連一天都無法堅持，一累了就想休息？我知道修行也要照顧色身的需求，但是若不在這個地方多用點力或多一點堅持，漫長的佛道如何成就？

鹹鹹的汗珠沿著額頭、背脊流下，全身濕濕黏黏的，好想去沐浴……

可是不行！我不能對色身這麼執著，想起一位禪師曾說：「除非汗流浹背一回，別想見到一帆風順之境；除非渾身汗透一番，莫想一莖草上現寶王剎！」我要再忍耐下去，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少堅持力？抬頭看看您，經典上說佛菩薩身上都充滿了芳香，這是怎樣修行來的？

您一手向上，一手向下的手勢，為什麼如此安祥？每次我合掌、放掌都要好用力才可以做得好，糾察師每天幫我調整，因為我一「ㄉㄨㄨㄨ」，手就鬆了。今天早上，糾察師嚴厲地拍我的手，並說：「為什麼都合不直？自己的事自己負責！」我知道若不徹底改進，以後別人就不願跟我說

了。阿彌陀佛！我真得那麼難調難伏嗎？真心向您懺悔後，我發現自己根本沒什麼好驕傲的，平日太高估自己，以為自己很好了，現在我知道，我真的要好好拜佛！

無題

釋自顯

一隻貓口裡啣著奄奄一息的鳥兒，飛快地越過弘化堂前的草地，還來不及阻止它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龍眼樹下幾隻鳥兒歪斜地躺著，白色的羽毛散了一地，斑斑的血跡在泥地上顯得相當刺眼，瘦長的腳爪無力的彎曲著，側著頭，最後的一聲求救似乎仍停留在微微張開的小嘴上，黑暗取代了牠們原來應享有的晴空。

◆◆◆
鐘鼓樓下，一陣尖銳而細長的嘶

叫聲，劃破清晨的寧謐，尋聲一看，原來是隻正在生產的蝙蝠從屋簷摔了下來，那叫聲不是母親的，而是來自剛誕生的小蝙蝠，一灘血枕著帶點透明肉色的小軀體，它的眼睛還未睜開，一張與身體不成比例的大嘴正努力地對著天空嘶喊。

◆◆◆
我站在藏經樓門口，仍然可以清晰地聽到牠時斷時續的哀號聲；漸漸地，停頓的時間拉長了，原來還在抽搐的四肢也慢慢停止了動作，旁邊與

牠連在一起的兄弟早已血肉模糊。而那可憐的母親還在掙扎，身體的振動並未因聲音的微弱而稍加停頓，黑色的羽翼下，一隻相同的頭顱伸了出來

◆◆◆
——微微張著嘴，眼未開，頭濕濕的，母親拖著尚連著臍帶的小嬰孩奮力爬上圓柱，想要回到原來的窩巢，極緩的移動，最後也不得不停了下來，留下一道血跡在褪了色的紅圓柱上……

◆◆◆
大學時代，曾經有位朋友問我：